

*影像不仁，以生命為芻狗*  
——〈漫漫長假〉中的死亡紀錄

董克景

台南藝術學院 音像紀錄研究所 三年級

[g980413@mail.tnca.edu.tw](mailto:g980413@mail.tnca.edu.tw)

〈漫漫長假〉，一個荷蘭籍導演，生前拍攝自己罹患癌症過程的紀錄片，連續兩屆在台北“國際紀錄片雙年展”播放，影片還是同樣的影片，所不同的是，兩年前，導演仍在與病情搏鬥，而兩年之後，導演真的走了。

生命本就無常，影像瞬間即逝，對於那些早已習慣於劇情片或是新聞報導中有關生死處理的觀眾，死亡這件事根本習以為常，所謂“作者已死”，“被攝者已死”，完全不需要結構主義繁瑣的哲學論述，因為死亡被建構成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經驗，不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，死亡已被普及化。

但是，如何看待“自己”的死亡呢？當死亡的經驗不再只是“他者”，而是主體自己的經驗，這種無法被普及化的主觀體驗，可以向死亡提出什麼樣全新的命題呢？

本片導演，透過他自己的死亡，為我們揭示了影像與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，與關聯。

約翰，范德庫肯，1938年出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，2001年逝世，他是荷蘭著名的攝影師，十七歲就出版他的第一本攝影集，隨後就讀於法國1'IDHEC電影學院，開始他攝影與電影並行的創作生涯。剛開始的影片帶有前衛的風格，之後慢慢地融入紀錄片的形式裡。

1998年10月，約翰得知自己罹患了攝護腺癌，生命即將結束，他和妻子娜許決定用所剩不多的珍貴時光去旅行，好好地觀看與聆聽這個世界。在這段不僅是地理，同時也是意念的長途旅行中，約翰以一個攝影機的眼睛、紀錄片導演的腳步和癌症病人的心，拍下了有如最後一瞥般的影像凝視，而全片也因為導演這樣的心境，所有影像彷彿被賦

予了特殊的“靈光”，原本只是被拍攝的客體與景物，都傳達出了導演主觀的感情與依戀。

片中有些鏡頭，特別的長，像拍攝喇嘛打坐入定，馬利共和國的小孩一個一個在鏡頭前自我介紹，以及影片最後長達數分鐘的海港畫面，很多人認為是片中的敗筆，但其實長度的拿捏與技術的形式考量，根本已不是導演所關心的問題，導演企圖呈現給我們的，反而是他安靜凝定的心靈狀態，此時鏡頭也已忘卻了時間的流逝，使得影像隨著這種心境，轉換成一種關照，而直接與生命的感受相連結。

導演透過影像，和被攝者進行心靈交流與擁抱，使得這部紀錄片已經不只是個人的生命獨白，而是面對死亡的另一種可能儀式，也因此，紀錄片擴大了自身的意義，它不只是紀錄真實的工具，不只是客觀影像的呈現而已，它更像是一種媒介，在生命極其荒謬、短暫、流動的限制下，成為人與人，人與自我，相互凝視並交流的溝通媒介，導演用他的最後生命，完成了這種可能性。